



文化圈儿

2月14日记者获悉,以古诗词为创作源泉,知名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李舫的历史文化散文新作《大春秋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,全书由23首诗词出发,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,从千古名士到悠悠古城,从人文胜迹到山川天地,酣畅淋漓地书写了一幅幅磅礴的大历史大文化景观。李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创作《大春秋》,是她个人的一次文学冒险、一份历史笔记,也是她对纷繁过往的一种梳理和致敬。

□大象新闻·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

著名学者、作家李舫:

创作《大春秋》是一次文学冒险



知名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李舫

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,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引人领略“雨水”的温润,《大春秋》中的篇目《成都的七张面孔》便是以杜甫的这首《春夜喜雨》作为开篇,为读者深度讲述了成都的过去和现在、传统和发展。

据悉,《大春秋》分“士”“脉”“道”3辑共23篇,不仅收录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名篇,如《江春入旧年》《漂泊中的永恒》《春秋时代的春与秋》等,还收录了其最新写作的散文佳篇,如《千秋一扬雄》《霓虹》《觉醒》《登音》《山河血》等,每一篇都以一首诗词作为开篇。

因为每篇文章都围绕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个历史故事展开,所以选择的诗词也都与之对应的内容相关联,由此作为给读者的阅读提示。在作者一次次思想的碰撞中展现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、博大精深。

什么是英雄气概,什么是家国情怀?在李舫的笔下,是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是曹植的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,是戴叔伦的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,是岳飞的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”……诗词串联下的阅读令人一气呵成,但李舫却前后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完成这些历史散文随笔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本书中,李舫不仅分享了自己远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刻思想,也不乏自己近年来的乡间纪实随笔。她走访了雪域高原的西昌、悬崖峭壁的凉山、苦瘠天下的固原、武陵河畔的湘西、七省通衢的襄阳……在李舫笔下,藏着一个越来越好的中国。

■答记者问

“大春秋”像一座巍峨的山峰 吸引我去攀登

记者:您之前出过不少精彩的散文作品,其中有不少都是文化散文,如《能不忆江南》《在火中生莲》《大道兮低回》《长相思,忆长安》《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》《纸上乾坤》《苟利国家生死以》等,创作《大春秋》的初衷是什么?

李舫:这些年,我的阅读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,从西方现代性、现代派艺术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哲学。如果说契机或者初衷,也许这就是吧。

2016年年初,我在某中央机关挂职。与我以往的工作和生活不同的是,机关的生活紧张而忙碌。工作间隙里的阅读、时间碎片里的思考,成为我一天生活中最难得的放松。你也许想不到,用这些碎片一样

的时间,我读完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大半,史记、汉书、后汉书、三国志、旧唐书、新唐书、宋史……当然,没有目的的阅读,有时候就是囫囵吞枣。某一天,囫囵吞枣之后,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,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大书。

记者:当时是怎样的心境?

李舫:每日繁琐的工作,让我在阅读之外开始思考很多从未深入思考过的大问题,比如理想与信念、人类与世界、文明与传承、时间和空间、历史与文学、经纬与未来……书的内容还没有眉目,可是书的名字却那么固执地横亘在我眼前——大春秋,像一座巍峨的山峰,吸引我去攀登。

今天想来,这些思考是多

么的肤浅,而我的雄心壮志又是多么的幼稚。可是,那时候,我正沉浸在春秋战国的历史钩沉中不能自拔,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风云际会,让我对那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了激情。老子和孔子,两个历史深处的思想巨人,他们究竟以怎样的心情、怎样的姿态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得以相见?老子和孔子,如此迥然相异的两个人——一个温良敦厚,其文光明朗照,和煦如春;一个智慧狡黠,其文潇洒峻峭,秋般飘逸——他们走到一起,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碰撞。

那个万物寂寥的雪夜,一只遭遇魔法封印的困兽,被春秋时代的一声巨响惊醒。春秋,这才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。

春秋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觉醒 用它致敬伟大的时间

记者:这本散文集中每一篇的开篇非常独特,都是以诗词开场,一共23首诗词,请问您是如何选中这23首诗词作为开场的?

李舫:这本书本来有一个副题《诗词里的中国》,我和编辑雷蕾认真讨论,还是删掉了。因为每篇文章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故事,所以我选择用一段与这个人物或者故事有关的诗词,来作为阅读提示。

记者:书名为什么叫“大春秋”?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?

李舫:春秋,有很多种内涵,我们常说:春秋笔法、春秋

积序、春秋鼎盛、春秋责备贤者……春秋,指的是时间,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,是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,更是方法论。

春秋者,时也,史也。古代先人春、秋两季的祭祀,让这个词具有了农耕文明的鲜明气质,春种秋收、春华秋实、春韭秋菰、春露秋霜、春花秋月……典籍里的美好词汇,负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,也收获着先人的美好祈福。春去秋来,四季轮回,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。

春秋之时,人道亦是天道。正是在这个时代,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、古代印度、古代

以色列一道,开始了“终极关怀的觉醒”,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,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。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,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,从而成就了世界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。与此同时,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,如巴比伦文化、埃及文化,虽然规模宏大,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,成为文化的化石。

在我看来,春秋,是一种记忆,也是一种觉醒。大春秋,这三个字里包含太多太多,我希望用这三个字来致敬伟大的时间。

文学是历史的智者 历史是文学的富矿

记者:您在这本书的序言《岁月留白处》一文中写道,文学家如司马迁,其笔下的历史是独特的,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,更在岁月的留白处,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书写与历史的关系的?

李舫:文学是历史的智者,历史是文学的富矿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史,记事者也;从又持中,中正也。”历史的本意其实是记事者,也就是记录历史的史官。在西方,多种语言的历史概念源自希腊语historia,亦即调查、探究,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(Historia)一书。历史包括一

切过往,以及关于过往的记录和思考、研究和诠释。

这样说来,历史具有三个特性,一是时间的意识性,二是思想的在场性,三是向未来的开放性。时间是流动的,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发现真实的过去,不断用新的发现修正以往的谬见与误读,这恰是历史研究的价值,而在历史学家不能及、无所及之处,让历史的细节变得更加丰盈丰富丰美,恰是文学家存在的意义。

记者:您在创作作品当中有没有瓶颈期?会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?

李舫:没有瓶颈,只有矛

盾。其中最难的是时间的分配,因为工作关系,每天可以让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太少,时间不够用,这是最让我痛苦的地方,所以我很珍惜那些寂静而了无干扰的夜晚,珍惜那些思如泉涌的瞬间。

在这本用历史来串联的书里,我想提示读者的是——忘却历史的悲剧和重复悲剧的教训。

记者:能不能透露一下今后的写作计划?

李舫:有很多计划。我刚刚写完一本《中国十二时辰》。马上着手的是一本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家的书,现在正做案头工作,很多细节令人震撼。